

秋水无波(国画) 学东

小说

你像一个人

崔立

方竹一见到秦若馨,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方竹便笑笑说,你像一个人。秦若馨略显得有些紧张,说,是吗?

那幕场景,发生在公司的招聘现场。

方竹的公司要招一批员工,秦若馨是来应聘的。方竹很认真地翻了翻秦若馨的应聘资料,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对口,成绩优秀,一切都和方竹想象中的一样。真的是很像啊。

方竹说,下周一,你上来上班吧。

秦若馨说,好,谢谢您。

周一,方竹给秦若馨安排的,是最基层的工作。按理说,秦若馨是方竹亲自选定的人,应该多加关照才是。而且,以秦若馨这样的条件,是不该做那般的活儿的。那真的是太屈才了。

方竹的秘书很有些不理解,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方竹笑笑,没作解释。

奇怪的是,秦若馨也未有异议,最基层的工作,照样做得是有条有理,面面俱到。就连秦若馨的上司都不由得赞叹,这女孩子,真的是不得了。

方竹是很少过问那些部门的事儿的,但却破天荒地,进了秦若馨所在的部门。秦若馨已经是做得很完美了,但方竹似乎还是有什么针对性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把秦若馨工作之内一些小小的瑕疵,却无形的放大了。

大家都看呆了,他们有些不明白,方竹这是怎么了。

不过,秦若馨倒很镇定。居然是微笑着,很有些委曲求全地接受着方竹的指责,并再三表示:一定不会有下次了。

因为努力,也因为工作需要,一年后,秦若馨上调去了另一个部门,职务和薪金,都有所提高。

那份工作,其实对秦若馨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秦若馨的能力,确实也是可以的。

但秦若馨的活儿,还是被方竹不断批评着,大会小会,甚至是在某些公开场合,方竹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秦若馨工作中的不足。

若换了别人的人。如果老板一味这样的挤兑,给她穿小鞋,估计早就辞职走人了。但秦若馨不。

书架

《不在梅边在柳边》

宋丹

蒲刃在树仁大学读书期间与本校柳教授女儿柳乔乔相爱。毕业后,柳教授以蒲刃性格有缺陷为由,将女儿嫁给了蒲刃的同学兼好友冯渊雷。

蒲刃毕业后,留在树仁大学任教,几十年后成为了一名物理学教授。这天,他突然接到了几十年没曾联系的柳乔乔的电话,知道冯渊雷因车祸死了。柳乔乔十分悲伤,面容憔悴。

几天后,蒲刃接收到一封冯渊雷生前设定的一封信,说如果自己发生事故死掉,就一定被谋杀的,

秦若馨真的太能忍了。她就像是一条小鱼,明知道上面会是激流,她还一门心思,毫无惧怕地往上冲,一直往上冲,直到攀上她所要到达的终点。

那几年,秦若馨就是在方竹的责骂中成长的。秦若馨从一位小小的部门员工,一直升到了公司的总管理。下一个可以挑战的岗位,就是副总经理了。

这是一个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职位。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关口,方竹突然提出,要和秦若馨解除工作合同。秦若馨不明白,她自问,这几年,在公司里任劳任怨,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为了公司,不说功劳,就算是苦劳,也是有不少的吧,为什么好端端地,要把她给开除了呢。

公司其他的人,也都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老板方竹,是不是疯了?

但方竹显得很决绝,从未有过的决绝。

最终,秦若馨还是因此离开了公司。

三年后,秦若馨自己开的公司,已经是小有起色。方竹主动约了秦若馨,一起出来吃顿饭吧?

在饭店里,方竹说,最近公司好吗?

秦若馨说,还好。

方竹笑笑,说,有需要帮助的,尽管说话。

秦若馨摇摇头,说,不用,我能搞定。看得出来,秦若馨对方竹多年前辞退她,多少还是有些芥蒂。

方竹像没注意到的一样,问秦若馨,还记得那一年,你应聘时,我说的你像一个人吗?

秦若馨点点头,说,记得。

方竹就笑了,说,你知道,你像谁了?

秦若馨摇摇头,说,不知道。

方竹说,你就像年轻时的我,拥有才华,却不舍得展翅高飞。我那时碰到一个师傅,他对我极为严厉,不断打压我,促我成长……和你当时被我开除时一样,我也被他开除了,临走时,他送了我一个字给我,我一并转送给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杀死他的人叫贺武平,让蒲刃帮他申冤报仇。

蒲刃就此展开了追查……冯渊雷的死,让蒲刃有了与柳乔乔复合的可能。可是在追查冯渊雷死因的时候,一个明媚、干练、阴狠的女人梅金闯进了他们的生活,使一切变得复杂起来。

冯渊雷究竟是怎么死的?

冯渊雷与柳乔乔究竟能不能复合?

所有所有的一切,在张欣笔下变得动人、颇具美感。

童年记

借火

曲近

我们那里向别人借火叫引火。如果家里动手做晚饭一点,母亲就会说,去你三叔家引个火回来。我就抓一把麦秸荒草之类的柴火,从三叔家的灶膛引着快步跑回家。为什么要快呢?因为动作慢了柴火就会燃完,还会烧伤手的。但有时刮风,跑快了会被风吹灭,还得再去重新点,只好侧着身子跑,用身体作挡风墙,把火引回家就可以做饭了。引火,就是为了省下一根火柴。穷人家过日子,珍惜一根火柴都非常重要。

那一年秋后算账,父亲去生产队会计处兑现,领回了两元四角八分,这是父亲一年劳动的工值。扣除工日粮等,父亲手里是捏着一小卷毛票回来的。他对我们呵呵不乐地说,一年的工分就挣这几角钱,年关怎么过啊?以后要更加节俭过日子,要从节俭一根火柴开始,一分钱都要掰开花。这就是一分钱掰开花的价值,仅够买一百多盒火柴。那时父亲工值中,还是个壮劳力呢,一天挣十中,一年下来才挣了两元多钱,真是悲哀啊。父亲说,一个劳动力值两角钱,农民可惨啊。当时一盒火柴两分钱,一只鸡蛋五分钱。农民指

望着鸡下蛋掏油盐钱,把鸡翻成称农家宝。

幸亏有哥哥姐姐在新疆工作,时不时寄钱接济家里,过年时寄得更多,让村里人羡慕极了,都说我家日子过好,外面有人挣钱就是不一样。说是这么说,家里的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的,有点钱也不敢乱花。上有老,下有小,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不精打细算可不行。

从父亲算账回家那天起,家里生火做饭基本上靠的是去邻居家借火,当然了,这种借是不用偿还的。借火或者说引火,很容易让人想到人类原始时期保留火种的重要性。那个年代保留火种或者借火不是怕丢了火种,而是为了节约。几家同时去一家借火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说明当时贫穷不是个别现象。有时候冬天的夜晚在泥火盆里烤完火,临睡前用灰把炭火厚厚地埋起来,保留火种以便第二天做早饭之用。往往是放一束软柴在炭火上,用嘴吹风,先是冒烟,直到“呼”地一声着起来了,才抹抹脸拍拍身上的烟灰,把火引向灶膛。这些细节,总让我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一根火柴,也能难倒人啊。

因为借火曾与一个要好的童年玩伴反目。那是一个连续了多天阴雨的傍晚,家里储的干柴烧完了,天仍不见晴。农村最怕这样的连阴雨天气,连烧饭的干柴都难找到,吃饭就成了问题,许多家的干柴都被潮湿的气候湿润了,点不着火,直冒黑烟。母亲好不容易弄到一捆干柴,让我去邻家引火做晚饭,当我引着火在风雨中往家奔时,正与一个身影撞了个满怀,我们同时跌倒在泥水里,手上的火种也散落下去,“兹”地一声熄灭在雨水中。我爬起来,愤怒地举起了拳头,定睛一看,竟是好玩伴娃娃,我收回拳头,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母亲先问我引来的火呢?后来又惊讶于我这个落汤鸡的样子。我说不小心摔了一跤,火被雨水浇灭了。母亲心疼地说,可惜了,可惜了那把干柴,今晚没吃个饱,你们早早上床睡觉吧,被窝里暖和。那晚由于没有干柴引火,全家人都没吃东西,早早睡觉了。半夜我饿醒了,爬起来找了个生红薯充饥。从那个傍晚开始,我不理那个叫娃娃的玩伴了,直到离开。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此事,反正我是忘不掉了。

诗意人生(之四)

王继兴

织布老人
农家院落幽静,
小窗时传机杼声,
织尽黄昏织五更。

面塑艺人
彩色面团柔如泥,
心灵手巧任演绎,
玲珑细腻赋神奇。

铸造工
酷暑衣衫常湿透,
严寒难禁热汗流,
模范千具铸春秋,
且看百炼炉中钢,
如此化作绕指柔,
自家辉煌岁月稠。

舞蹈演员
舞台上下人生路,
萍踪天涯处处,
最喜徐徐启大幕。

肢体语言赋诗,
瞬间造型成雕塑,
辉煌事迹铸诗卷。

摄影记者
风雨里总奔走,
台上台下抢镜头,
难忘峥嵘岁月稠,
捕捉风云记历史,
定格瞬间写春秋,
记者生涯也风流。



秋红落叶新诗(国画) 彩君

随笔

没有妈妈的日子

李绍光

“妈,我回来啦!”还没有进大门,我就喊了起来。可是一年来,我再也不能这样高兴地叫了。

花白的头发,瘦削的身躯,弯曲的脊背,炯炯有神的大眼,这就是妈妈在我心中的形象。至今仍难以忘却的是,早上不到五点钟妈妈就起床煮稀饭,五点半准时把孙儿叫醒上学,孙儿走后,她又上街买油条或者包子。而其他家里人洗漱完毕,热腾腾的饭菜早已摆满了桌子。有时我外出办事怕耽搁,也上妈妈叫早,她格外在意,时常半夜看五六次表。如此,无论冬夏,不管春秋,几十年如一日。当百岁奶奶在街上慢慢悠悠时,人们会感到70多岁妈妈的那份艰辛。然而,一向很少得病,一直刚强能忍的妈妈,去年初夏突然查出了重病,匆匆走完了她70多年的人生路程。今年,住在院子里的燕子没有像往年那样到来,门前繁茂的梧桐树上再也没有传出小鸟的欢唱。如今,每次下班回家,一下子冷清了很多,鸟声也少了许多!

寒风嗖嗖,雪花飘飘,妈妈蹲在院里洗衣服,一个脸盆、两个大盆,一堆衣服,她先洗我儿子的衣服,再洗奶奶、父亲和我的。带冰碴的水红了她的双手,刺骨的风刮红了她的脸颊,瘦弱的身躯似乎在颤抖。可她全然不顾,依然卖力地揉着、搓着,搓着、搓着。现在,在脑海里时常浮现这样的场景。有时我劝妈妈少洗点,她总是说你们忙,我没事。那时她一个

人洗四代人的衣服。有时她用手洗衣服,她总是说:“衣服不多,浪费那电干啥?”妈妈去了,沙发上、床铺上常常堆满换下来的衣服,穿脏的棉鞋、拖鞋扔在院子的角落里,扫帚、拖把杂乱地摆在地上。这一切,妈妈在时,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每当想起妈妈洗衣的场面,心中就波涛澎湃,夜里想起妈妈的话,串串泪水湿枕被。

前几天,我听见儿子“咳咳”的声音,一问才知道他三四天前已经是这样了。为什么不吃药?没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平时很少关心儿子,感冒好长时间了都不知道。妈妈在时,无论谁有点头疼脑热,她就赶紧找医生。百岁奶奶只要脸色有一点儿不对劲,她马上去问这问那,药送到手,看着奶奶服下。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奶奶身体一直很好。妈妈对我儿子更是百般疼爱,有一有病,她立马去药店想法买甜药。有一次儿子感冒了,鼻子不透气,哇哇直哭,吃药功不下,妈妈就在大火上烤了两根大葱,吸一口呛人的葱气,再用嘴吹进我儿子的鼻里,不到两天的时间,她烤了几十棵葱,吹了几百次,终于将我儿子的鼻塞治好了。现在,药店的工作人员见到我儿子就说:“小时候,你奶奶常抱着你来这里买药,坐摇摇车。”如今,药店还在,摇摇车还在那里晃动,而妈妈永远不会再来了!

我家门前东边有一个石臼窝,那是老辈子人留下来

的,十多年前有人用,后来年轻妇女们不想出劲儿,很少使用它。妈妈经常在那里舂小米、碎辣椒。“噼噼”只要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妈妈又在提起石锤干活。门外西南边有一块空地,周围人家装修房屋常用存石料、砖块,五年前,邻里的房子都建起来了,没有人用了。于是,妈妈每天抽空推着铁锹筑地、捡石头、换新土,开垦出了一片好地。春天,播下种子,栽上幼苗,几场小雨过后,只见红豆秧染上了木架,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小辣椒笑红了脸。秋天,施上肥料,萝卜露出了大肚皮,小白菜绿油油盖满了地。从旁边走过的人们无不驻足观看。有时,妈妈坐在树下做家务,下班回家的年轻人忘了买菜,我妈就会送给他们一些鲜菜。偶尔发现西红柿熟了,大萝卜不见了,妈妈不计较,总是说这么多的菜吃都一餐,妈妈去世后,那块地慢慢荒芜了,滋生了野草,堆放了杂物,睹物思人,没有妈妈,地也不像原来的地呀!

妈妈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她老人家的身影时常浮现在面前,诚挚的话语时常响彻在耳边。随着光阴的流失,也许时间可以抚平伤痛,也许岁月可以转移视线,但妈妈吃苦耐劳、忠诚孝顺和善良助人的品质是留给子孙宝贵的财富。妈妈虽逝,精神永存!

程少伯和国省三同时点了点头。川岛算了算说:“每人10个3两,320人,3200个3两,每斤16两,一共600斤,好吧,多谢你们。我们从速到城里去抓药,还要买煮药的用具吧——我看这事我不懂,还是你们也一起去吧。”

程少伯道:“我们有言在先,今天最好送我回去,现在病情已经清楚,药服过马上就可见效。”

国省三也道:“所有人用不了5天都可痊愈。”

川岛连连摆手:“不,不。我们不能一起服药,按照我们大队长的意见,按每40人一组服药,一天只能一组。昨天我们有320人,今早上死了一个,现在剩319人,得服8天。这是我们大队长的意思,不是我川岛对二位不信任。因为这319人,其中有地质专家31人、林管工程师27人、水利工程专家40人,其余都是冶炼的技术人员等等,我们已经接到天皇的命令,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大日本的医疗专家月内也能赶到……”

“可有些人不马上吃药就来不及了!”程少伯说,“比如那些痉挛厉害的。”

“我们尽可能照顾重症者先服药,但也不能超过每天40人的限量,如果有人等不及死掉,那也没办法,这是保障安全用药所必需的。”川岛说,“二位请吧。”

上车出发前,国省三说要上厕所,又顺手扯了程少伯一把,程少伯意识到国省三有话要说,便也跟他一起去了厕所。国省三趁机告诉程少伯,临来前他无意中听到川岛与国英雄说话,听川岛说:你二弟是他的情敌,夺去了他的女朋友。这次找你,就是想拿你程家人出出恶气,报报仇。

听了这番话,程少伯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你得想法跑,跑回去把家也搬走,要人不知鬼不觉。——我是感谢你赠我麻沸散药方和指点我用蜂胶消毒,我佩服你有大家胸襟才给你来个风。你千万要尽快脱身,全家远走高飞才好,不然他们会经常找你家麻烦。”

从铁岭到奉天,不到两百公里的路,夜幕初降时启程,月照关山时便已进了奉天北关。

一路上,程少伯有两个收获,一是终于悟出了一些自身处境的可怕迹象,日本的川岛能和国英雄说那番

话,说明他们已很有交情。二是想出一个好办法,领川岛去范沉香的神农堂买药,趁机把详细情况告诉范沉香,让他去家里报个信儿。

这样打定主意之后,程少伯告诉川岛,奉天里最好的药铺是位于中街的神农堂。川岛又问国省三,国省三意识到程少伯有什么打算,便配合他点头称是。川岛又想了想,最后点头采纳了程少伯的意见。

已是张关店的时候,伙计们正在上栅板,程少伯首先跳下吉普车,招呼伙计请范老板出来说话。

范沉香没想到程少伯突然称自己老板,不知有什么原因,又见他称自己老板,而没称岳父,更为生疑,但不便冒问,便随机应变向川岛热情招呼:“皇军光临,小店蓬荜生辉,不知有何吩咐?”

程少伯急忙介绍:“这位是驻铁岭皇军兵工厂川岛中队长,近日皇军军营里有霍乱危害,找国老先生给我开方子,现在来抓药。”

“欢迎!欢迎!”范沉香弄清情况后心里有了数。

川岛便将药方交给了范沉香。

范沉香接过方子,边看边唱一般诵着药方:“人参、附子、厚朴、茯苓、甘草、橘皮、当归、葛根、干姜、桂心各60斤哪!”他诵药方的腔调类似饭馆里跑堂的小二报的菜名,尾音还拉了个长音儿,悠扬而悦耳。其实,都是遮掩他敲竹杠的狠招儿,他边唱边标价。然后,向川岛一笑,说:“请看看价格。”

川岛摆手一挥:“么哪!”“请稍等。”范沉香一笑,便走向药柜前的站柜先生。

程少伯趁机随范沉香走过去,挨着他肩并肩背向川岛,像在与站柜先生交代什么,低声把他眼下的情况告诉了范沉香。

范沉香闻言意识到问题严重,他对程少伯说:“我看,他出尔反尔,不送你回去肯定不是好兆头,国省三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但他告诉你的话可能是真的。所以,得给日本人来个狠的。依我看,他不仁,咱不义,点几粒毒药把他们全毒死!然后一走人,不然,今后在国英雄的地盘上也是不能住了。”

程少伯听完吓了一跳,担心地问:“行吗?别惹出事来。”

范沉香说:“听我的,没错了!”

连载

1991年,我从北航毕业。专业是自动化。按大多数人印象我去工厂车间,摆弄生产线,接我爸工程师的班。但我太不安分了,初中和石康不是好好学数学语文,专攻文学少年不说,大一时是北航霹雳舞比赛冠军,大二开始抱着吉他坐女生宿舍下面的草坪上唱歌。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外国摇滚乐队的演唱会开在北展,我从家里骑了俩小时自行车过去,但发现票太贵,买不起,就在场子外边迎风而立,又合着风声,听了场馆里边飘出的地动山摇俩小时。

毕业后虽然还是分配进中科院力学所干了一年,但一是心不安分,二是工资太少,总觉得这样下去,生活财务自由的梦想遥不可及。所以,创业吧。

在现在人看来,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是最好的时代。摆一地摊儿,每天赚100块钱——我当时在中科院一月的工资也就100多,但那时也是最好的时代,成功的人活下来了,说那时有胆就能赚钱。他们身后是无数失败了,没发出任何声音的人。在商业环境、理念、方法都几乎从零起步的中国,那就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时代。

我没钱,也没人投资,所以必须干启动成本最低的事儿。于是我以发明开始创业。第一个发明是什么呢,现在差不多每家都有,但每个仿造者都没给我过专利使用费——拧水墩布。没错,你家卫生间水桶里蹲着的那个,是我发明的。

我在长安商场租了一个露天、没柜台的摊位——进门一平方米的空地一块。一把墩布没卖,正规柜台我还租不起。一开始,周围稀稀落落,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吆喝,总还有知识分子的矜持,拉不下面子,扯不开嗓子。举个墩布,半天没人聚过来,心急火燎,站了俩小时,心想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拿什么知识分子架子啊。卖不出去,中午饭钱都没有一咬牙,看见有人走过来,扛着墩布就上前。

可一看人,我把头低下了。对面是个美女,而且认识!中科院软件所的花儿,食堂吃饭时还打过招呼,刚鼓起的勇气又被扼杀了。所花儿没注意这扛墩布的小子,依旧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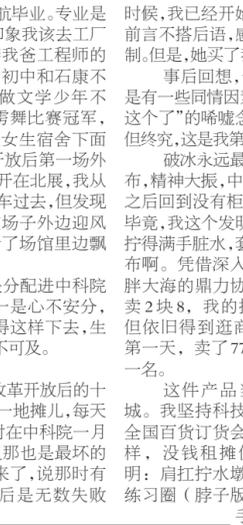
俩人都快擦肩而过了,不知道是哪根弦忽然不对,还是饥肠辘辘的肚子给我提醒,抑或突然就冒出了“我跟她两句话又能咋地”的鬼念头。花儿咔嚓咔嚓掰大号齿轮一样抬起自己的脑袋,与她迎面对视,特别阳光地一笑,她惊讶说“这不是蔡明么?”

当时我有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

当年我有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

当年我有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

当年我有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



蔡明
热门电视剧《奋斗》主角原型浮出水面,讲述随波逐流中消失的那段“奋斗”

材料涨了一倍。那上半年呢?我盲目乐观,搞了个办公室,像模像样装修一番。而全年,仿造者开始如海浪般汹涌而来。

这年我赔了30万。在那个年代给我的压力,类似现在赔30亿。

年底,朋友约我去看崔健的小型演唱会,身体旁边一个小酒吧。我要了一杯啤酒,听着崔健在台上吼歌。酒没喝,因为你喝完就要再点一杯。我就一直握着杯子,直到嗓子干得不行,想抿一口的时候,发现冰镇的啤酒已经被晒热了。

当时脑袋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要不,申请破产?

就闪了几秒钟。我不能像陆涛,先追求田园牧歌,不行就撒手不干,有富老爸买断不良资产。我必须奋斗,先活下去,才有梦想。

当时我有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

当时我有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